

老骨头上阵满场飞

金昶伯执教上海女曲的 56 天

沪上的冬雨,持续了很久,闵行曲棍球训练基地,寒风瑟瑟。昨天是金昶伯领军上海女曲的第 56 天,在一堂普通的训练课上,一支面貌一新的球队,正在塑造中。“队伍很稳定,很好,其他的一切,我们都能够克服。”上下一条心,就能走得更远……

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

1 月初抵沪,金昶伯带来了两只大箱子。会客室里,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700 盘比赛录像。“书带得不多,实在没有时间看。比赛录像,每周都要和队员们一起看,一起解读。”书架上除了厚厚几本老金的曲棍球战术笔记,还有四大册《朱镕基谈话实录》。这是他非常喜欢的几本书,但因为闲暇的时间有限,老金只翻了第一册的几页。“做事做人,都有启发。”

这是一支略显青涩的球队。除了赶来救火的助手,前国家队队长黄俊霞,还有两名队医,两名工作人员和一名翻译。而这个团队中,除了金昶伯与昔日弟子,全都是曲棍球的门外汉。下午 2 时 30 分训练,他们两人常常提前半小时下楼去摆放障碍及其他器械。“包括那些小队员也一样,器械,装备,她们都不懂,更别提理念战术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们认识曲棍球。”

而那些有经验的老队员,一共 15 人,其中 2 名是守门员,另两名受伤。曲棍球比赛,上场人数是 11 名。这几天,辽宁女曲来到闵行曲棍球训练基地,打对抗赛的难题终于解决了。平日里,姑娘只能打 7 对 7 的小场地比赛。有一次,金昶伯不得不拖着老骨头亲自上阵满场飞奔,为姑娘们练球凑人数。这是金昶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第一次上场。“这些都没有问题,球队现在很稳定,我们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”

看到几个不错的苗子

宿舍楼里,一出四层的电梯口,放着一块移动告示栏。除了关于作息时间表、宿舍卫生、训练安排等多张表格,还贴着一首金昶伯自己写的诗——《胜者与败者》。“胜者会把积雪的田野作为一个道路走下去,而败者只会等着积雪融化;胜者的衣兜里装着的是梦想,而败者的衣兜里装的是欲望……胜者在前进中已浸在幸福感,而败者即使竞赛结束都不会感到幸福……选择‘胜者之路’的人,从一开始就会向着胜者之路迈步!”

长长一首诗,是金昶伯对新弟子的激励,也是冀望。“互相理解之后,首要的事情是提高能力。”金昶伯穿着运动裤,一身居家装扮,他已把这里当成新的起点,新的家。“训练量来说,上海队的训练量是当年国家队的 50%-60%。不过技术上的要求是相似的,毕竟体能会有差距。未来我们要参加更多的比赛,获得宝贵的经验。”老金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。近在眼前的比赛是 4 月初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冠军赛,有 6 支球队参加。向来对自己要求甚高的金昶伯预测起比赛结果,有些玩笑的意味,实则却是无奈,“在我看,6 支球队,我们会是最后一名吧。人太多了,怎么办呢?除了守门员,只有一个替补。但上海女曲的计划,是长期的。”

在那些曲棍球经历一张白纸的孩子们身上,金昶伯看到了希望。“有几个不错的苗子,过个两三年,也许都会冒出来。而这支要出去打硬仗的上海女曲,也会慢慢好起来。下半年,明年,希望吧……”上海女曲不安于现状,这是一个踏着积雪,装着梦想,走在胜利之路上的团队。

本报记者 华心怡 实习生 陈冬筱

桑兰的天价跨国诉讼案余波未了,在前任代理律师海明公开向被告刘国生、谢晓虹、莫虎等人道歉后,刘国生昨天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也表示:“等官司结束后,我将出书详细说说当年发生的事情。”

1998 年桑兰在美国友好运动会上不幸摔伤,留在纽约接受治疗,受中国体操协会委托,刘国生、谢晓虹夫妇成了她的监护人。但去年 4 月,桑兰聘请律师海明向美国联邦法院递交诉状,指控美国体操协会、美国有线新闻网、刘谢夫妇及其律师莫虎等,最高索赔额达到 21 亿美元。随后,桑兰逐渐撤销对其他被告的指控,被告人只剩下刘谢夫妇和莫虎,而且她还和海明闹翻。



1 一群快乐的上海女曲队员,用笑脸迎接美好的明天

2 金昶伯再上征程,他要率领年轻的上海女曲向着“胜者之路”迈进

3 面貌一新的上海女曲刻苦训练,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

4 在老师最困难的时候,前中国女曲队长黄俊霞(上)挺身而出,“沪上救火”,为女曲事业再作贡献

本版图片 记者 周国强 摄



桑兰案被告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等官司结束后欲出书披露内幕

从去年 4 月末至今,桑兰案已经持续 10 个多月,国内大多数媒体了解桑兰案案情,主要是通过桑兰本人或其经纪人黄健,被告刘国生一方很少接受国内媒体采访。“我们多次强调,官司是在法庭上打的,不是在媒体上打的,一切听从法官裁决,所以从来没有召开过记者会。”昨天刘国生用公开信的方式,表达自己的部分态度和想法,“此次海明公开认错道歉,是桑兰案的一个重要转折,我们认为有些话有必要说清楚,让公众

明白,所以才开始接受采访。”

对于刘谢夫妇当年照顾桑兰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,刘国生在公开信中写道:“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谈的,也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,只是因为桑兰把我们告上法庭,纠缠的就是 13 年前发生的事情,所以我们就没法和任何人谈了,只能等官司结束再谈。到那时,我自己会出书详细说说当年发生的事情。”

(忻闻)



一个 45 人的大团队,其中大部分是新手,金昶伯一人有心无力。他的身边,并肩站着黄俊霞。这位参加了悉尼、雅典与北京三届奥运会的曲棍球名将,在老师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。她站在场边,为小队员们规范动作,羽绒衣里,依然穿着一件中国国家队的红色队服,这记载了她一段人生的印迹。“国家队的时光是一段最宝贵的经历,我们一起哭过,一起笑过。在老师需要的时候,我得回来。”

黄俊霞是吉林人。2008 奥运会退役后,她曾接受邀请在美国费城的一家曲棍球俱乐部执教近一年,在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接触中,教学相长。回国之后,她和丈夫两人红红火火地经营着一家韩国烤肉店。“不太关心曲棍球了。逢年过节会打电话问问老师身体怎么样,联系并不多。”她的性格,不是那种外露的张扬,“很多感情,不是天天放在嘴上说的。”去年 9 月,当时已经 36 岁的黄俊霞与丈夫计划着,该要一个孩子了。“我平时也不太上网看新闻,11 月底,我偶尔发现了老师需要帮助。我同丈夫一商量,就来了。”黄俊霞有着东北人的豪爽。来上海,她只拖来一只小箱子,里面是冬季穿的运动衣。她也有着女性的细心,单人床的床沿,铺着一条白色的浴毯,穿着外衣坐在上面不会弄脏床单。简简单单的宿舍,除了训练资料,就数桌上放着的瓶瓶罐罐最显眼。那是为了准备怀孕没有吃完的营养补充剂。“现在降低剂量了。关于怀孕这件事,我想眼下还是遥遥无期吧。”或许有些遗憾,但她的脸上更多的是憧憬。

黄俊霞,也算是个“妈妈”。队内的作息时间安排很严格,6 时准时晨跑,9 时专项训练,下午 2 时 30 分训练。晚自习的学生们 9 时回来,黄俊霞还要挨间检查,“必须督促她们复习文化课。孩子们的考试成绩都会公布出来,一旦退步了,学校会有相应的处罚,一刻都不能松。”回到自己的房间,已是接近午夜。与远在吉林的家人视频聊天是她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。“到现在为止我熟悉的上海主要是基地附近。”

离开曲棍球不少时间,黄俊霞说自己的脑子有些“生锈”了。墙壁上,密密麻麻粘着黄色便事贴。“要做的事情很多,我还在调整自己状态。有些事情怕忘记,就贴在墙上提醒自己。”金昶伯提起这个好助手,却总是用同一则故事来逗趣:“我初到中国国家队的时候,有一次批评俊霞,她当着全体队员的面,拿起球棍转身就走。”老金觉得很丢面子,队员这样“大不敬”,他还是头一回遇到。而现在,这已成师生间的笑话。在老师最困难的时候,黄俊霞挺身而出。“当运动员时觉得自己很辛苦,现在我更有体会了,其实教练才是最辛苦的。我相信老师能够培养出一批很好的年轻球员,而我会一直支持老师。”

本报记者 华心怡 实习生 陈冬筱

在老师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

前中国女曲队长黄俊霞「沪上救火」